



灯下漫笔

沉默的蝉

□谷子

蝉声聒噪。树枝上那些不知疲倦的“歌手”，从早到晚，声嘶力竭地叫着，仿佛要把整个夏天都喊破。唯独我书房窗纱上的那只蝉，却始终一声不吭。

昨日暴风雨来临时，它便躲在那里了。我起初并未注意，直到风雨过后，满院的蝉声重新响起，才发觉窗纱上多了一个黑点。走近看时，原来是一只蝉，两翼微湿，紧贴在纱上，六只细足牢牢抓住纱孔，像是怕再被风雨卷走似的。

这蝉与别的蝉不同。别的蝉在雨后总是叫得格外响亮，它却沉默着，从昨日到今日，始终不发一声。我疑心它是被昨日的暴风雨吓坏了，又或者它与众不同，天生便学会了沉默。

我不愿打扰它，只在远处静静观望。它的翅膀渐渐干了，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。偶尔它会移动一下足，调整姿势，但始终不离那方寸之地。窗纱成了它的避难所，也成了它的牢笼。外面的世界有风雨，也有阳光；有危险，也有同伴的呼唤。它却选择了沉默与静止。

这沉默使我联想到许多。想到那些在人群中不发一言的孤独者，想到那些被时代浪潮淹没的无声者。蝉的沉默或许只是偶然，人的沉默却往往包含着更深的意义。有人沉默是因为无话可说，有人沉默是因为无人可说，还有人沉默是因为有话不能说。

午后，一阵风吹来，窗纱轻轻晃动。那蝉似乎受了惊，突然振翅飞起，却在空中打了个转，又落回原处。它的飞行显得笨拙而迟疑，与那些在树梢自由鸣唱的同类相比，多了几分犹豫，少了几分果决。我不禁怀疑，它的沉默是否与此飞行能力的欠缺有关。一只不擅长飞翔的蝉，是否也因此失去了鸣叫的勇气？

我在书桌前坐下，继续我的工作，但心思总被那只沉默的蝉牵动。傍晚时分，我再次走近窗前。蝉仍然在那里，姿势几乎没有变化。我忽然注意到，它的左翅似乎有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痕。这大概就是它沉默的原因了。一场意外夺去了它引以为傲的歌喉，使它无法加入同伴的大合唱。

这让我想起去年在医院遇到的一个病人。他曾是本地有名的歌手，后来因为声带手术失去了声音。当我见到他时，他正坐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一棵树，树上停着几只鸟，欢快地叫着。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既不是羡慕，也不是嫉妒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懂得。他懂得那些鸟儿的快乐，也懂得自己永远地失去。此刻窗上的这只蝉，是否也有着类似的懂得？

蝉的一生何其短暂，人的一生又何其匆匆。在这短暂与匆匆中，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声音。有的声音响亮，有的声音微弱，有的声音永远沉默。而沉默本身，也是一种声音。一种需要用心才能听见的声音。

在这个人人都急于表达的时代，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像那只蝉一样，在某些时刻，保持高贵的沉默。不是为了隐藏，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，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。

都市韵味

盐渎老西门的“风”

□陈宝林

午后三点，我和妻子终于耐不住屋里的闷热，决定去盐渎老西门吹吹风，寻些凉意。

老西门的风，与众不同，有其独特的劲道与韵味。它自东而来，带着串场河的水汽，穿城过巷，行至此处。

这风极有分寸。不似盐城西乡的风那般莽撞、那么火辣、那么野性。它总是恰到好处地轻拂人面，带着微咸的海的气息。这咸味像是时光的印记，提醒着人们“盐渎”二字的来历——古时产盐之地，如今盐场虽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，却在这风中留下一缕咸湿的记忆。

老西门的风是有记忆的。它记得当年盐船如梭的繁华，记得挑盐工佝偻的背影在烈日下移动，记得商贾们讨价还价的喧嚷。如今这些都已随风而逝，唯有风还记得。夜深人静时，当它穿过空荡的门楼，会发出低沉的呜咽，仿佛在诉说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故事。

风里时常夹杂着几声咳嗽。那是住在前进公寓的老李头。七十有二的他，在前中路边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。他的咳嗽声与风声交织，竟成了老西门独特的背景音。“这里的风认得我，我喜欢这里的风。”每当有人劝他搬去和儿子住时，他总是这样回答。

杂货铺门前常聚集着几位老人。他们或对弈，或闲谈，或只是静坐。风掠过他们稀疏的白发，他们安之若素。这些老人就像老西门的风一样，早已成为这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他们脸上的每道皱纹里，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也记录着风的轨迹。

风最爱在老西门的巷弄间游走。那些窄而曲折的巷道，乌黑发亮的柏油路面，都是它嬉戏的乐园。它时而急促，时而舒缓，像在演奏一支古老的歌曲。

记得某个黄昏，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巷子里追逐着风。她张开双臂，一次次扑向无形的风，又一次次扑空。银铃般的笑声与风声交织，竟出奇地和谐。她的母亲倚墙而立，嘴角泛着淡淡的笑意。这场景让我恍然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，在西乡大堤上同样天真地追逐着风。风还是那阵风，追风的少年却已两鬓微霜。

老西门的风是最称职的信使。清晨，它捎来早点铺的香气——油条的焦香，豆浆的醇厚，蒸笼里溢出的面香；正午时分，它又变换了味道，谁家炆锅的葱香，谁家红烧的酱香，都逃不过它的传递；日暮时分，烧烤店的烟火更是透着生活的质朴与踏实。

风也传递着季节的讯息。台风季的老西门与平日判若两地。温顺的风突然变得暴戾，呼啸着穿过巷弄，似要宣泄积攒百年的怨气。这时居民们紧闭门窗，听着狂风在屋外嘶吼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风多么狂暴，老西门的房屋始终屹立不倒，仿佛与风达成了某种古老的契约。

风平浪静时，它又恢复了温柔本性。轻抚茶馆门前的布幌，让它慵懒洋洋地摆动；潜入书店，顽皮地翻动书页；在理发店门口打着旋儿，将地上的碎发卷成小小的漩涡。这些细微的动作，老西门人都看在眼里，却都默契地保持沉默，仿佛这是他们与风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
如今的老西门焕然一新。漂亮的仿古建筑，完善的配套设施，使它成了网红打卡地，成了繁华的商业区。

只有偶尔夜深人静时，当最后一家店铺打烊，游人散尽，老西门的风才会重新找回些许当年的模样——它轻轻拂过那些高大的楼房，在河畔徘徊，在巷弄间低回，仿佛在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，那些逝去的时光。

浓而不腻的汤，配着酸爽的雪菜、醇厚的肉丝，像极了这座城给人的感觉，实在，温润，尝过一次，便再也忘不掉。

那碗藏住的鲜

□代亮

车钻进盐城老巷时，晨露刚在柏油路上洒出浅痕。导航说“到了”，一块红底黄字的招牌映入眼帘，字是普通的宋体，写着“老字号 王二正宗鱼汤面”，边缘被风雨浸得发毛，倒比那些花哨的招牌多了几分实在。

推门时，暖烘烘的蒸汽裹着鱼鲜涌过来，像一只温软的手轻轻牵住嗅觉。灶台后站着位师傅，穿件半旧的白褂子，袖口卷到胳膊肘，露出的小臂上沾着点晶亮的油星。他正低头用竹刀刮鲫鱼的鳞，鳞片簌簌落在搪瓷盘里，脆响混着锅里猪油的滋滋声，成了这间小店的晨曲。

我选了张靠灶台的桌子坐下，视线刚好落在汤桶上。铁锅烧得泛出青白，师傅舀进一勺猪油，油花刚冒到八成，便把处理好的鲫鱼一条条摆进去。鱼皮遇热迅速收紧，泛起琥珀色的酥光，却半点没焦，空气里渐渐浮起焦香混着脂香的气息，勾得人喉头微动。

旁边的小锅里，鲢鱼骨正被猪油慢慢煨着，师傅时不时用锅铲压两下，骨缝里的鲜味被榨得淋漓尽致，混着猪油的醇厚，在不大的空间里漫开。他把炸好的鱼和煨透的鲢骨全倒进大汤桶，沸水“咕嘟”翻涌起来，随即他拧小了火，蓝幽幽的火苗贴着桶底，汤面泛起细密的涟漪，像谁在水面撒了把碎银。

师傅专注地用细勺撇去汤面的浮沫，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汤里的鲜。旁边的瓷盆里，盛着切得细碎的雪菜，绿中带点黄，看着就爽利；另一盆是码得整齐的肉丝，油亮的酱色裹着肌理，应该是用酱油腌过的。

“加份雪菜肉丝？”师傅递过碗时问了句，语气像问熟客。我点头应着，看他麻利地舀了一勺雪菜、一撮肉丝，盖在刚捞起的面条上。

面端上来时，白瓷碗沿还带着灶火的温。先看那汤，乳白得像凝住的月光，稠得能挂住勺，却清透得能看见碗底卧着的细面。绿的雪菜、褐的肉丝铺在面上，像给这碗面添了两笔生动的色，看着就开胃。

夹一筷子面，根根玉色分明，裹着汤滑进嘴里，机身筋道却不硬，齿间稍一用力，便尝到麦子的清甜，混着汤的鲜直往舌尖钻。赶紧啜一口汤，先是浓得舌尖发麻的鲜，像无数鲜活的滋味在味蕾上跳荡，却半点不腻，反倒有股清冽的甜，从喉咙一直润到胃里——那是河鲜本身的清甘，像把盐城的晨露、河风都熬进了这一口里。

再挑一筷雪菜肉丝。雪菜带着点发酵的酸，脆生生的，刚好解了汤的浓；肉丝嫩而不柴，酱香味混着猪油香，缠在面条上，让每一口都多了层醇厚的咸鲜。酸、鲜、咸、甘，在嘴里搅成一团，却一点不冲突，反倒像互相推着、托着，把每种味都衬得更分明。

邻桌的大爷正呼噜噜吃面，汤喝得见底，碗沿沾着圈奶白的印，他夹起最后一撮雪菜，拌着面送进嘴里，咂咂嘴，又端起碗把最后几滴汤拱进嘴里，满足地舒了口气。

店里渐渐坐满了人，点单时多半会加份雪菜肉丝。穿校服的孩子把雪菜拌进汤里，吃得鼻尖冒汗；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三两口扒完面，连雪菜渣都用筷子刮得干干净净；跟我一样的游客，举着手机拍了两张，便急着拿起筷子——再美的照片，哪有尝一口实在？

走的时候，阳光漫过巷口的梧桐树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回头看，那红底黄字的招牌在光里透着亮。这趟盐城行，舌尖记得最牢的，是那碗汤的鲜和雪菜肉丝带来的妥帖：浓而不腻的汤，配着酸爽的雪菜、醇厚的肉丝，像极了这座城给人的感觉，实在，温润，尝过一次，便再也忘不掉。

作者简介：自由撰稿人。

